

三十不惑 四十而立

徐南铁 著

广东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三十不惑。 四十而立。

徐南铁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三十不惑,四十而立 / 徐南铁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360-6612-0

I. ①三… II. ①徐…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2421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杜小烨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文心雕龙多媒体工作室/潘英伟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20开

印 张 18.5 1插页

字 数 230,000字

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自序

“三十不惑，四十而立。”这是我的一篇散文题目，是对自己人生的小结，也是对流逝岁月的叹息。反用孔子之说，多少含有自我揶揄或者反讽的意味。我在十七岁时到农村做知青，接近三十岁才因社会清平而有机会考上大学，虽然在农村的大多数日子是当民办老师，和农村的孩子打交道，因而没有经受过太多的日晒雨淋，没有吃过太多的皮肉之苦，但毫无例外地经历了那一代人的心路历程，毫无例外地有过对前途、对命运的迷茫、困惑、焦虑。甚至也有过沮丧、颓废和放纵，只不过那些负面的情感最终被向上的渴望压抑住了。当我离开农村到大学去报到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心灵不说是伤痕累累，至少也是坑坑洼洼，布满种种钝器敲击的印记。但是那段生活却又成为历史硬塞给我们的财产。我记得有一次跟一位比我年长的知青谈未来、谈理想——其实我们那时的理想非常简单朴实，那就是回城当一个普通工人——我流露出前途无望的

低沉，他却指了指墙上的毛泽东像，压低声音说：我就不相信他不会死。他的话于当时的我来说无异石破天惊，顿时使我换了一种眼光看待这个世界，觉得未来总少不了峰回路转。在农村做知青的那些年月，尽管欠缺书本的教育，尽管久经折磨，伴随苦难降临的却是心智的迅速成熟。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那些年里，我们不但踟躅于心灵磨难之旅，而且目睹了种种落后愚昧，也感知了那些年高空的翻云覆雨。我们自以为能够洞察世事，对所见的一切都见怪不怪，波澜不惊了。这也就是我自诩的“三十不惑”。

幸好我没有在那“广阔天地”里颓唐。有一阵子，男知青们都陶醉于学木匠手艺。大家跟着几个“贫下中农”，背着斧子、锯子到深山里去，把一棵棵粗大的楠木砍倒，锯成一截截弄回来，再通过一道又一道工序做成箱子。我也跟着上过一次山，但是始终对这种事情提不起兴趣。有空的时候我情愿躲在屋子里，反复看自己仅有的几本书。面对箱子的诱惑，我竟然自嘲地想：不如以后我赚了钱去买。这是逃避的现实的借口？还是超越内心的期盼？记得有一次月夜散步，大家议论起一个话题：我们这一辈子什么地方去不了。有人说美国，有人说日本。确实，当时去县城于我们都是奢望，何谈那些似乎比天还远的地方？但是我坚持说：不一定。我戏谑地认为，我们肯定去不了的

地方只有女厕所。我也不知道处于生活最底层的自己怎么会有那样的遥望，或许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不甘？大学毕业后我在城里工作，去过20多个国家，其中就包括美国和日本。生活是那样的吊诡，甚至连女厕所我也去过了。那比去美国和日本更早，是我还没有离开农村的时候。我在乡村小学当民办老师，学校建在半山坡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每逢假日，学校里就剩我一个人。冬天的朝阳可以照进女厕所，比男厕那边暖多了。于是每天早晨我就去女厕所方便。往往还要带一本书，蹲在阳光里读。

四十岁的时候，我已经离开担任过几年教职的大学，在南下的大潮中移居广州。广州以特有的机遇和活力吸引着我，给我展示了一片真正的广阔天地。那时候，我不停地写，准备在所有的报刊上留下自己的名字。随着文章的发表日益增多，约稿也日益增多，我因而愈加地勤奋。于是我就在这种循环中得到一种归宿感。这个集子里的文章，就有很多是那个时期发表的，是我轻快而匆忙的赶路脚印。曾经有个小圈子把我划入“羊城八支笔”，让我生出一种今天看来堪称廉价的满足。我的所谓“四十而立”，也就是这种情形下的井底自信。不过，且不论是否真的有大作为，自己总算对得起社会，对得起人生，因为我没有放弃，因为我曾经奋斗。

岁月伴随着历史，不断渐渐远去，如今回望或昂首或蹒跚走过的路，我明白，所谓的“不惑”和“而立”都只是一种相对而言，自己走过的道路之所以与千百年来习用的人生设计和人生判断错位，是因为历史的跌宕。同时我也知道，自己的三十其实离真正的“不惑”甚远，自己的四十去社会公认的“而立”更有相当的距离。浅者酌于江，深者酌于海。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人生内涵，不同的人也各自有各自的造化和命运，有不同的人生轨迹和阶段划分。我们在人生路上遭遇的一切虽然归结于时代，但是最终的承担毕竟属于个人。当个人陷于历史的泥淖之中，那就是宿命。

为了纪念宿命，我从三十岁以来发表过的泛滥文字里，选编了一些今日看来似乎仍存留些意思的篇章。作为颠沛人生的记录，我的写作体现出一种颠沛式的庞杂，在报告文学、诗歌、散文、评论以及电视领域都留下了一些浮浅的划痕。这里选的只是所谓散文，简单分为几辑。各辑的划分其实很随意，并没有什么严格的分类依据。这些文字或感叹岁月和生命，或臧否社会、状写人生，或描摹脚印所及与心路历程。由于时间跨度大，各篇章的思想和文采显然参差不齐，有些不免留有上个世纪的种种印记，但是文章流露的所有情感却是真实的，今日重新读来，也算是

一次满目苍翠的回望，是一次清风入怀的小结，是一次感伤起伏的告别。附录中的三篇没有在纸质媒体上发表过，只因为它们勾勒了我的灵魂的当下，所以让它们匆匆挤了进来。

生命在不断前进并且衰老，“而立”和“不惑”都只是一种相对。但是蓝天湛蓝，白云洁白，心在其中翱翔。那是人生永远的风景……

目 录

秋天是一种文化	1
春在何处	3
此花与心花同	8
我们能理解樱花吗?	12
秋天是一种文化	17
同是中秋饼不同	20
冬恋	24
想念 6 1 3 2 1	29
三十不惑 四十而立	34
刚有书读的那些日子	37
钥匙之歌	43
相见	46
今天限行我步行	49
跨过生活的浊流	53
人生, 不需要保险	55
跨过生活的浊流	60
告别自己	63
没有难忘的歌	66
让我保留心中的痛苦	69
等待	72
从热烈走向成熟	75
寻找人生的壮美	77
我们走在大路上	80
“无聊才读书”	83
愿酒杯常举, 块垒不常有	85
灯下漫“爬”	90

永恒的厚实与新的堆积层	93
土地：永恒的厚实与新的堆积层	95
教室的钥匙	100
检讨的回忆	104
未来在父亲手中	108
做父亲太沉重	113
禁哭	116
我希望是个孩子	119
两个童年	121
饥饿的记忆	123
难得黄昏	127
傍晚，我是一个老人	130
长夜与短夜	133
阴阳两不弃	137
安详安静读木渎	139
鹿的悲歌	144
阴阳两不弃	149
郁孤台之魂	153
慈姑岭	156
回归旅游的初衷	160
香雪·香火	163
金陵小语	167
遗憾	170
石山命运曲	174
追求	178
面对大海	181
中国，太多寺庙了	185
在美国，还是在中国？	188
曼谷，慢谷	191
半个月的金毛梦	196

中国的南方情结	201
广州人的水之缘	203
中国的南方情结	207
赣南闽西的记忆	216
寻找江西菜	225
把民俗还给百姓	233
负重的鞭炮	236
给人多一寸“空间”	239
“第三者”	242
历史剧：时代的心情	247
民歌的时代已经远去？	252
审美的担忧	254
香芋扣肉：一种文化意蕴？	257
逃离文学	259
挡不住的诱惑	265
古来存老马	267
状元有墓	269
西出阳关有粤人	272
古来存老马	276
同老将军游扬州	279
美国孩子的心灵	282
野花之缘	285
南下的理想主义者	289
泰国华人的“中国情结”	297
落入池塘的雨水	305
因为那般执著	310
“雪琴时间”	314
附录	319
点滴中的家事	321
白榆礼赞	329
海的深思	351

秋天是一种文化

三十不惑，四十而立

春在何处

春天在什么地方转了个圈，又回来了。这是从日历上得知的。城市里除了令人不堪的春雨之外，别无春消息。曾经使“花重锦官城”的雨，曾经使“行人欲断魂”的雨，曾经把许仙的伞借给白娘子的雨，千百个春天淅沥不断。紧贴大自然的农民感谢春雨喂足了秧苗，城里却只有卖雨具的小贩为下雨欣喜。春雨骤临，常常见到有人举着自行车雨衣路边叫卖，雨衣的彩色诱惑着落魄的骑车人。满街的骑士被春雨罩上塑料套，男女老少丰腴苗条无法分辨，浑然一个只留着一张没有阳光企望阳光的脸。

城市的街道四季如晦，尤其南国的城市。没有积雪的厚重，也就没有融雪的轻盈。大街两旁是三百六十五日一贯制的景色。公园里有花有草，本是大自然在都邑的一块飞地。偏偏花工们多事，让春兰秋菊开在一起。春天似乎永远在城里。永远是春天也就没有了春天。

真正的春意是从高楼的罅隙里曲曲折折飘下来的些许春风。只是经过那么多窗口，人们联袂成云，呵气成云，春风变了味，变得萎萎缩缩、迟迟疑疑、似是而非。怎如在农村当知识青年时的体验，早起打开房门，一股温柔一股酥软立即闯进来将你紧紧抱住。那是正宗的春风，如假

包换的春风。它给予的肌肤感受只有情人的小手才能比喻，也只有它才能比喻情人的小手。

我是城市的孩子。少年时候吟哦“红杏枝头春意闹”、“江南三月，草长莺飞”，总是隔着梦幻般烟云的遥远世界。后来把青春岁月撒播在田原野径。如果说城市是春天的行宫，乡村就是春天的庙堂。在那里，浓浓的春风偷偷蚕食了我太多的红颜和稚气，胖得出不了我的心口，从此心里永远网住了春的娇容。回到了城市，心里的春天老与身外的春天融洽不起来，总有嫡出庶出的隔膜。

记忆的画册里，乡村的春天老是晴空一片。早晨，春霜铺满大地，世界被调成柔和的淡妆。明快艳丽的油菜花一夜之间泛成鹅黄。桃花缀满晶亮的银点。世界沐浴在慵懒的阳光里，静静的只听见野草抖落寒霜的簌簌声。淡蓝的天幕孤悬着朵朵巨大白云，太阳将它们的影子投在田野，如小鹿，如少女，嬉笑追逐，一眨眼越过阡陌，爬上了对面的山坡。

山坡上有朱自清分层敷色的绿，也有朱自清没有看到的杂色的绿。枫树没有一片隔年腐叶，满枝透明的新绿；茶树新叶老叶相杂，浅绿与深绿交映；栗树挂满去岁的黄叶枯片，枝头却已萌出一团粉绿，宛如一个褪下过时黄袍的少年，正在套上新潮时装。林里还有洒满草丛的蕈子，无处不冒的春笋。有的笋悄悄顶裂一尺土地，有的偷偷冒出个脑袋，绊你倒地，也有的拱倒腐朽的竹子，高歌“病树前头万木春”，

取而代之。

也有春雨。乡村四月闲人少，春深何处不耕犁？雨叩击着蓑衣，激起阵阵白烟。年轻人多披块塑料布，透明，轻巧，却怎比得坚挺厚实的蓑衣，几千年岁月经纬交织的蓑衣！不是为了鳊鱼，是为了粮食为了米饭为了工分为了好评，却也“斜风细雨不须归”，斜风细雨不能归。

农村总与辛苦劳作相连。在历史纵深处走来的汉语中，“革职”与“还乡”已是固定搭配。二十年前的农村生活还很艰苦，我无法在自己的文章里跟着杨朔，让山野之人采一朵花儿走进火红的晚霞。但我望着秦时明月汉时关，可以细细咀嚼历史，潜心求心中那道失落方程式的解。“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雨夜独对一盅土烧酒，一碟小菜，吟哦先贤不甘落魄的诗句。可惜那种直薄古人的感受，随着有了电灯有了家人有了城市的繁琐和丰富，重归了历史的寂寞。

后来在南昌读书，有一个星期天思春心切，偕一同窗骑自行车去郊外桃花村寻春。一路上只见平岗细草鸣黄犊，春江水暖鸭先知，心想桃花村定有一番胜景。岂知村名源于昔日的繁荣，只有疏落的一些新栽桃树如一伙不肖子孙在春风中萧瑟。只好沿江堤漫骑，却觅得一个好去处。江面广阔，春水共长天一色，淼淼漫漫浩浩茫茫，两人坐在江堤上谁也不说一句话，在这静谧和深远之中，要说也说不出一句话。身下是柔柔的春草，孤帆一片日边来，一直驶进你的心窝。

回来把这番春景描绘给相恋着的女郎，我兴致勃勃，她却只淡淡

地“哦”了两声。

许许多多春天又过去了，我曾屡屡想邀个朋友漫骑探春，耳畔却常响起那淡淡的两声“哦”。是啊，大家都忙着上班，忙着升迁，忙着为人为己服务。星期天合家去公园挤一挤就算是知会过春天，签过到了，尽管那里面人比花多。野炊和春游变成了中学生的专利。背着小锅、挎包在路口集中，捧着野花染绿了衣裤回来，我眼里发红心里妒嫉得要命。不知还有没有我这样的中年人老年人？

人类社会从大自然走出来，渐离渐远，离开大自然，离开春天。高楼蔽日，宽阔的公路不断刺向山野的腹地。人工降雨，无土栽培，连农人也在盘算着不要四季。牛背上的短笛已不能激起新一代的孩子的遐想。人们对春淡漠了。艾略特说：“死亡的四月……”也许，四月的诗也会死亡？

但是宇宙或是大轮回。人类社会还要回归自然，就象不去野炊春游的中年人，一步入老境又要象幼儿一样忘情于花鸟虫鱼。那时候，社会将寻求更多的花草树木，更清新的空气，更明丽的春光。当然不是现在，现在人们所属意的还不是春光。

在农村逢到春天，喜欢掐来些花插在案头。有一次正给朋友写信，案头的桃花瓣殷勤探看，飘落在信笺上，就将它叠在信里交付给绿衣使者，取古人“聊赠一枝春”诗意。那或许是少年的稚气。今天如果我再这样干，别人会在心中嘲笑我吗？